



## 张丽玲：

■王慧萍

张丽玲，一个从小喜欢用打架来说话的女孩子，从来都认为自己是属于这个小地方的人。十六岁就随父母到北京，演过电影电视剧，又搞过服装设计，她最好的成绩一天可以做九条裤子。突然，有一天她对妈妈说，她想到国外去看，反正别人有过的体验，自己也应该有，人生应该多些体验。对她想去在另一个半球的美，妈妈表示出忧虑，她说那我们就越南打仗去。从小就领着打架打得满头满脸都是包，到处找人为她治伤的母亲，太了解自己的女儿了，就说那去日本吧。

对日本的大门朝哪儿开也浑然不知的她，就对着自己牛气十足地说：“只要那里还有一个中国人，那个人肯定就是我。”

### 四个小时的哭 把一辈子的眼泪都流光了

其实，她初到日本的时候什么也没有，硕大的成田机场压迫着她的所有感官，她只有喘着的一口气和东张的一个梦。到东京的第一天，借住在朋友家的她，一打开电视，整个心就掉进了冰窟，心想，完了完了，彻底完了，这样的语言，自己是无论如何也学不会的，再说自己又不是不怎么爱学习的人。从此，她就不看电视，因为一看电视她就对自己没有信心。所以在日本六年，她竟然不知道，富士电视台是日本最大的民营电视台。六年后她到富士电视台去找横山隆晴时，还以为富士电视台只是富士胶卷下面的一个子公司。

但困扰着她的最大问题不是吃苦，而是莫名其妙的优越感，打工她拉不开面子，总感到特别受侮辱，其实人家也没有欺侮自己；读书不和同学说话，心想，自己怎么会和整天想着赚钱、凑在一起只会议论哪里有

便宜货的人，在一个教室上课呢？其实自己和他们是一个命运；拍广告又觉得纯粹是商业行为，自己出卖脸蛋，人家亦裸裸给自己钱，很难承受。后来想想反正是外国人，露过脸，你就给我钱而还债多，拿钱的时候就不会这么想。总之，老是觉得这些事不应该是自己干的，“自己和别人不一样的”的臆念时时刻刻缠绕着她，她知道自己有这个臭毛病，就是无法根治。但日本并不缺少治疗这种“病”的能力。

大学快毕业时，要写毕业论文，她说不会打电脑，老师说可以用手写，但现在还会用电脑不合适，年纪轻轻不学不行。她就咬着牙，用文字处理机，每天凌晨四点起来打，整整两个月，终于完成四万字的论文。一天晚上，同学叫她去参加晚会，匆忙中不知自己错过了哪个键，四万字全没了，眼泪顿时“哗哗”地流了下来，自己从来没花那么多时间学习过，一种从没有过的挫败感击倒了她，她收拾东西准备回家。老师来了，她想总能在老师那里得到一点同情和安慰。可是没有，老师只是面无表情地对她说，重新打。一气之下她跑到秋叶原（东京电器街），买了一台彩色手提电脑回家，跪在地板上四个小时，边流泪边摆弄自己根本不懂怎么摆弄的电脑。整整四个小时，妹妹端着碗一碗碗站到她后面不敢叫她吃。

一个从来不喜欢眼泪，也从来不掉泪的女人，小时候连骂她，她上去就是一个嘴巴。一个被她打拍的人，以后一看见她就哭，别人一哭她就讨厌，既然她已经哭了，自己不打也就罢了，便毫不犹豫地朝这张哭脸上又是一巴掌。她从来都认为流眼泪就是输，要想不输就不能流眼泪，要流也只能流在心里，流在人背后。这一次她把自己一辈子的眼泪都流光了，她想，也许自己也只是个和别人一样的人。

### 报道提示：

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，用一架摄像机和她那颗不安的心，在海的那一边，凝固了一段历史，把一份感动传达得淋漓尽致又轰轰烈烈。横山说她是个天才；朋友们说她是个外星人；妹妹说她是个不正常的人；她说自己是喜欢做梦的人。

记者日前采访了这个颇有传奇色彩的女人——纪录片“我们的留学生活”总制片、总导演张丽玲，循着她的心路历程，寻寻觅觅出一个斑斓多姿的女人。

### 为了不给别人倒水，也不要别人为自己倒水

真正认识自己，完完全全改变自己，是在她就职以后。

在进大仓商事前，她听人说日本公司里的女职员为男职员倒水端茶扫地，她想这是她们自己的才能，却贡献扫地倒水！然而到大仓上班的第一天，就给了她渗透进心里的冷漠，她马上感到别人绝对不可能来适应你，你活不了你就走人。你清高也好、你优越也好、你骄傲也好、你真能也好，你怎么认为都好，就是得把活干好。人家没有时间也没有义务来教你怎么做。这里是一个萝卜一个坑，你填不满不行，真满就可以下班。大仓的女孩子，每一个人能力都非常强，但她们却甘于默默无闻。这时自己的臭毛病又来了，认为自己和他

沟坎坎，都一一跨过，如果就这么一帆风顺地生活下去，那么日本公司多了一个外国雇员；留学生队伍多了一个就职者；赴东京的留学史上就少了一点颜色。这不符合张丽玲的性格。因为她头脑里的风暴，早在她踏上这片土地的时候就开始了。

### 把这份感动留下来再传达出去

当她第一天到东京，站在成田机场无奈无助的时候，一个非常浪漫而又伟大的想法就诞生了：如果自己有一架摄像机，插在这个门口，把这一切都拍下来该有多好！

当她生活安定了，这个念头又像春天的嫩芽滋滋地生长起来，妹妹说她疯了，朋友说她傻了，因为这个工程，是需要面而钱线的，这个事情只能让政府来做。她说再不拍，这段历史就要白白地流失了，现在只

出来了，你想当怀里揣着八千日元，这是一种怎样的悲壮。所以当有人为这部纪录片起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名字时，她不要。他们问你为什么非要起这样“土”的一个名字，看片子已经和留学生活没有多大的关系？她说：“我就是要告诉我的同胞们，我们的留学生活就是这样的。不需要雕琢不需要美化，太多太多的苦难铸就了这样一代人。以后不会再有这样的留学生活。”

这四年无论在外形还是内心都把她彻底改造了。四年里她很少睡觉，她说好在自己从小就睡不着觉，这给拍片带来很大的好处。横山晚上十二点约她谈片子，一谈就谈到早上六点，不回家就直接去公司上班；为了一个镜头，她和横山吵了三个小时，两个人把什么话都骂出来了，吵急了横山就说自己是专业的你是业余的。横山说他从来没有碰到过这么顽固的业余电视

人；剪辑师也特别痛苦，说再也没有哪一个人会像她这样顽固。而她却得意地说：“按照我的话去拍去剪去配乐，没有一次是不好的。”事后横山生气地说：“她是一个难得的天才。”

有人问她，你究竟想得到什么？她说：“我不应该接受我所得到的。别人会说我说大话。其实我只是想把它记录下来再传达出去，他们能感动我，肯定也会感动其他人。人是需要一点感动的。这段历史，无论在宏观还是微观上都有留下来的价值。如果不是我的责任那么重，志愿团那么火，我拍片子即使全变成垃圾，四年的辛苦全扔到海里，我也认为非常值得。”

# 我的留学生活

们不一样，至少自己决不会去给别人去倒水。

一次，她看到自己的指导员，在五分钟内能打出一篇非常漂亮的英文文章，就问她怎么打得这么快这么好。可指导员却觉得这没有什么了不起，这是自己理所当然会做的事情。她是指导员自己是新社员，倒水应该是新社员的事，自己就是不倒。她看你不到，她决不会叫你倒，她就去倒，而且把你那份也倒上了。为了不让她再倒水，我就说我不倒水。心想我不给你倒，你也别给我倒。

以后每天都有这样一棍子一棍子的事情向她打来，把她的莫名的优越感打得稀里哗啦的，长得漂亮彬彬有礼的女同事，一个比一个强，自己这是怎么啦？自己真的应该重新认识自己了。

回到家，她就想：她们是，我也是人，有什么地方不一样？其实问题太简单了，就是心理上的问题，因为我太计较了。现在就是让我给她们扫地，我都愿意。她们每天都在教会自己应该怎样默默无闻。

漂亮也是一把双刃剑。她天生长着一张不是吃苦的脸，任何人一看到她，脑子里就跳出一个问号：她能行吗？要让人家一视同仁，按一般人的眼光看她，自己是要花出比别人多得多的努力。尤其是在日本。课长让她跑北海道，她去了，居然完成得妥妥贴贴；英文她也学了，报表上的英文不再是它认识自己，自己不认识自己的文字。生活中的沟

己曾经做过的事，曾经走过的路。连自己过去拍过的电影电视，她都不愿意看。父母帮她很好保存着的片子，最近听说发霉了，她听了很高兴，就像卸去了一段负担；她在别人拍片子时，横山就在后面跟踪拍摄她，他抓紧点点滴滴时间采访她，问急了，她一概回答忘记了。所以她的感情生活是一本任谁也打不开的书。这又也只是掀起了一个很微弱的角。

对于前一段婚姻，她认为爱过但不勉强自己，分手也是一种珍惜和责任，是对自己和对别人的负责。人的感情是属于完全独立的，不应该有条件。喜欢一个人就应该彻底地完完全全地喜欢，如果做不到就不强求。她为她介绍对象，问她有什么条件？她说没条件。别人说没有任何条件的人是条件最高的。她说她做好了一辈子一个人生活的准备。“人跟不一样，别人结婚生孩子，为什么我也一定要结婚生孩子？”别人说女人有两次成功的机会，一次工作一次嫁人。她说：“我只有过一次没有第二次。”问她情归何处，她说情归工作。

她现在担任大富株式会社社长，她的旗下有一个电视台一个报社，还有她拍摄的1000盘1500小时的素材带。她说自己是一个很丰富的人，无论是精神还是其他。

别人说女人有两次成功的机会，她说我只有一次

人活着有太多的无奈，唯一可以控制的是自己的感情。张丽玲是一个非常不愿意谈自己的人，也不愿意回头看自己

她说，5月5日，富士电视台将全面推出这部片子，为了这项计划，富士电视台讨论了三个月，对他们来说这是一项很大的冒险，日本完全是收视率就是生命。他们给了她两个选择：一个是在5月5日下午2点30分，一集一集全推出；另一个就是在黄金时间播出一集，如果收视率上不去就全面禁止。她选择了第二项，她不自豪地说：“至少今后我可以这样说，我有一集是在日本的黄金时间播出的。”

为了搞好这一集，日本方面调了跟踪拍摄她工作，也有1000小时的素材带，不看尤可，一看都叫起来，太丰富了，至少可以剪出10集不亚于“我们的留学生活”的片子。他们准备剪出后，在日本和“我们的留学生活”同时推出。

一个女人，以自己的毅力，为历史为后人拍出了留下了一笔财富，她不是一个完人超人，她只是一个大写的人，一个特别的人。

